

不可低估的。它们在中国青运史以及图书馆学研究史上，都曾留下了光彩的一页。1985年12月1日，昆明“一二·一”民主爱国运动40周年之际，清华大学团委主持

举行了“一二·一图书室”命名仪式，一代一代新的清华学子们也会继续着他们前辈的路……

2012年2月

新发现的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 给李嘉言的几封信

○李之禹

为纪念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百年校庆，整理了李嘉言几篇遗稿及一本遗著。在其遗稿中翻检出闻一多（明信片一封）、刘文典（明信片一封并一笺）、朱自清（明信片一封并三信）给李嘉言的几封信，现予公布，略加说明，以供研究者用，并留存史料。

李嘉言（1911—1967），字泽民，又字慎予，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河南武陟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1935年回清华任助教，抗战后在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2年后在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授。解放后一直担任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大学求学时选修刘文典“选学”、“辞赋”课，完成《从王粲〈登楼赋〉说到辞赋与骚赋之区别》、《〈昭明文选〉流传之原因》（见《清华周刊》）；选修闻一多“楚辞”、“唐诗”课，发表《为“长吉生平的考证”质王礼锡君》、《楚辞溯源》、《诗经作者镌略》（均见《清华周刊》）、《韩氏系年订误》（见《文

学季刊》）；1934年2月至5月选修朱自清“李贺”课，完成《昌谷诗笺》三万余字，朱自清批注甚多，后发表了《昌谷诗校释》（见中华书局《语言与文学》）。闻、刘、朱三位先生是李嘉言的恩师并共事七年。从李嘉言以后发表的论著及信件、交往中，李嘉言对其恩师尊崇有加，常执弟子礼。从下列信中知，闻先生1939年到1940年匡审了李嘉言《贾岛年谱》定稿，从现存《贾岛年谱》定稿手抄本中，可见闻先生精心批注修改甚多。《贾岛年谱》初发表于《清华学报》十三卷二期，文后作者特别“附识”：“此文承闻先生一多謔正多处，谨此致谢”，句间称谓，足见其敬。《贾岛年谱》获1944年教育部全国学术创作二等奖。五月一日朱自清先生自昆明给在兰州任教的李嘉言去信，予以祝贺（见信三）。足见当年老一辈学者笃于情谊，在抗战艰苦年月相处之融洽。从信件中又可看到师生、同事间学术讨论之恳至无私。当年的学术精神，学者风范，可见一斑，令人敬仰。

闻一多给李嘉言的信

1939年10月9日，闻一多先生给在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的李嘉言寄了一张明信片：

嘉言吾弟 两函并悉 来晋后穷一月之力将离骚旧稿录成清本 尊着贾谱未及披读故前函未即奉复尚乞谅之 今悉 足下亦已撰成杂论离骚一文 兴之所至不约而同亦云巧矣 尊稿缮清后即邮下俾得先睹为快 多曩据九叹“伊伯庸之末裔”一语疑伯庸为屈子远祖 今检楚世家熊渠长子康世本作庸 为楚先祖之始称王者 疑伯庸即此人 特苦无他证耳 摄提孟陬庚寅乃颛顼历法之“历元”（历法纪数之开端）故为生辰之最吉者 屈子自矜其生辰之异至与其尊荣之世系相提并论以为美谈 此殆即我国星命说之滥觞（星命说之理论似始见于论衡命义篇及抱朴子辨问篇引至铃）关于此点拙稿中论之颇详 楚世家楚先祖吴回以庚寅日受命为祝融一事极可注意 不知 尊稿所论与此有关否 见 佩弦先生时乞代问暑讲会是否有报酬 如有是否已发

下并如何领取 至感至感 骏斋兄近作何事有何发明 近读吕览时有疑难容稍迟专柬奉质 顺候 撰安

多 十月九日

此明信片写于1939年10月9日，邮戳上发出时间、地点为“廿八年十月九日 云南 晋宁”。据《闻一多年谱长编》载：1939年10月“清华大学恢复教授休假在国内研究之办法，首批安排先生、赵凤喈、王力、张印堂、冯景兰五教授休假研究”。闻先生到昆明南40公里的晋宁县休假。故此信云“来晋后穷一月之力将《离骚》旧稿录成清本”。由此可知，闻先生当于当年9月9日前已离昆明到达晋宁。故《闻谱长编》所记此点时间上未当。

李嘉言此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任助教，完成《离骚丛说》稿，信中闻先生所提“杂论离骚一文”，应指此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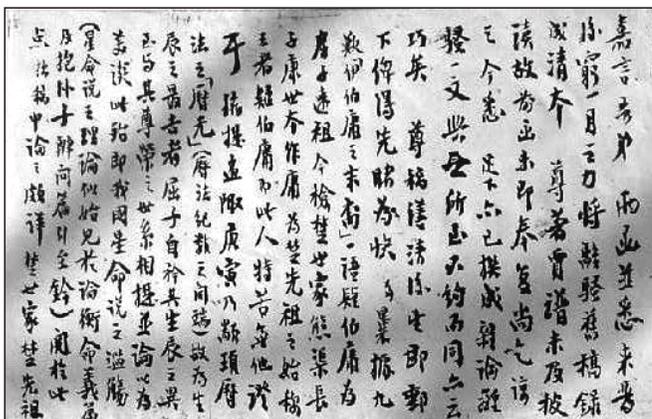
骏斋，即许维通号（1900—1950），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后到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底到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22日，闻一多、许维通、李嘉言从长沙步行68天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言从长沙步行68天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信中“至铃”疑“至”为“玉”误。检《抱朴子》“对俗”、“辨问”、“登涉”，均作“玉铃经”。

朱自清给李嘉言的信一

1937年11月6日，朱自清先生给“长沙圣经学校乙楼二层王力先生屋内李嘉言先生”寄了一张明信片，落



闻一多给李嘉言的明信片的背面

款“南岳朱寄”。

嘉言：示及国文选均到。但实止九十五面，又令商人便宜耳。样式尚不恶，字体亦尚清楚。总算办成一件事。骏斋想来总会来的，他也未必在荣成石岛，因上回去电是打到烟台中学王某转的。王某名字已忘却，你们去电荣成也好。

上课情形如何？为念。你说如骏斋不来，可请罗膺中先生担任，顷与闻先生商量，亦是一法，但不知罗先生愿意否。恐罗先生来的太迟。如今先等到月半再说。

此地大约月半方可开课。住处至课堂，须走三百四十四石级，可谓苦矣。山中风大，雨多，房屋多漏。饭食极坏，较大食堂尤劣。同人皆叫苦连天。顷正设法另觅厨房。匆此 即颂
教安

自清 十一月六日 灯下

此信写于1937年11月6日。七七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1月1日正式开学。由于租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等校址不够用，文学院移往南岳镇圣经学校。李嘉言与王力留驻长沙校本部任教大一国文课。李嘉言作为清华大学国文系助教兼任办公室事务，负责印刷课本《国文选》及邮寄课本等事务，故有此回信。

七七事变后，清华南迁长沙，初长沙临时大学教员不足，清华国文系教师仅闻一多（朱自清十月十五日给梅贻琦写信建议闻先生中止休假来长沙任教。闻先生全家十月二十二日夜抵达长沙。但未见朱先生催促余冠英的相关史料）、陈寅恪（1937年11月20日晚抵长沙）、朱自清、浦江清、王力、李嘉言（1937年10月中旬

抵长沙）赴任。杨树达此时已就任湖南大学。七七事变前，清华大学原聘任教师刘文典（1938年春只身离北平，几经艰难5月22日抵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俞平伯、赵万里、唐兰、余冠英（在扬州，1938年8月经香港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许维通等，此时尚未到任，故朱自清曾电许维通到任，李嘉言又建议再电荣成催促许并建议聘罗膺中先生担任清华课程。不久许维通即到达长沙，并于1938年2月与闻一多、李嘉言等人一起参加湘黔滇步行旅行团到昆明。

罗膺中，即罗庸，字膺中（1900—1950），文学史研究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次年入北大研究院国文学门攻读。任教于北大、北师大、中山大学等校。朱自清写此信不久，罗庸就聘来长沙临时大学任教授，后又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

朱自清给李嘉言的信二

1944年5月1日，朱自清自昆明西南联大写信给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副教授的李嘉言，祝贺李嘉言《贾岛年谱》荣获全国学术创作二等奖：

嘉言：这回学术审议会给予 大著贾岛年谱二等奖，是一个荣誉。这里同仁都很高兴。恭贺恭贺！

我们都很好，只是物价涨得利害。闻先生现在很忙，作文演讲次数很多，但他一面还照常用功。我下半年改教文学史和文选（文史地专作科课程），借此多读些书。

你近来有著作没有？想来也很忙罢？府上都好！我去年回成都一趟，住了三个月，今年怕不回去了。

□ 史料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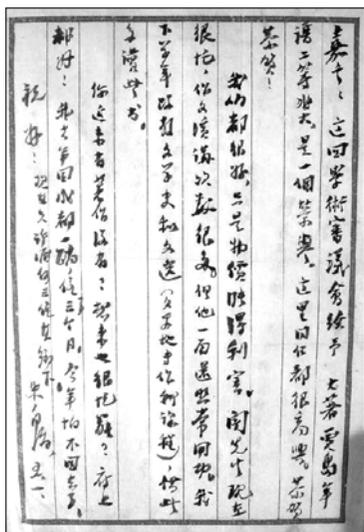
祝好！现在只许浦何三位在乡下。

朱自清 五、一

李嘉言《贾岛年谱》荣获1944年教育部全国学术审议会评定（评委为胡光炜（小石）、陈寅恪等先生）学术创作二等奖（1943年闻一多先生《楚辞校补》获此奖1943年度二等奖，奖金壹万伍仟元，当时买红糙米不足三石）。

“许浦何三位在乡下”——许维遹（骏斋）、浦江清、何善周此时在昆明东北郊龙泉镇司家营村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做研究工作。因李嘉言在西南联大时期于1941年9月至1942年7月亦曾在此处做唐诗研究，故朱先生在信中特意注此附言。

闻一多《楚辞校补》获此奖二等奖，1944年5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予以报道。以此推及，李嘉言获此奖二等奖应在1945年4月评定。故朱自清此信似应写于1945年5月1日。



朱自清1944年5月1日给李嘉言的信

朱自清给李嘉言的信三

1947年8月24日，朱自清自北平清华大学写信给初受聘于开封国立河南大学任教授的李嘉言：

慎予仁弟惠鉴：得 来示知己就河南大学聘任，甚为欣慰！自武陟出时有损失否？甚念念！在河大任何科？何时间课？均念。清本年度拟试教昌黎集。大著有关韩集者除文学杂志专号上一文外，尚有其他，乞 示篇目及发表处，当设法觅得参考。王元启韩文论述一书，弟曾见过否？其体例如何？并乞教之。专此，顺颂
著祺

朱自清手启 八、廿四

李嘉言1947年在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支持并参加学生民主革命活动，被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被通缉，在地下党和进步学生帮助掩护下，离开兰州回到家乡武陟。在清华同级同学、同乡好友阎振兴（时任河南大学工学院院长）推荐下受聘为国立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就任甫定，即给朱自清去信告知此事。故有朱自清此回信。

李嘉言在清华大学1934年毕业时的毕业论文是《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载《文学》二卷六期（1934年6月1日）。另有论文《韩氏系年订误》，载《文学季刊》一卷二期（1934年4月1日）。朱先生所询即应是此文。

李嘉言在清华毕业前曾选定韩愈为研究方向。毕业后李嘉言在韩愈研究方面尚有《昌黎先生诗文系年辨证》（《文哲月刊》一卷六期）、《韩愈复古新论》（《现代西北》1943. 6. 15），《评龚书

焘〈韩愈及其古文运动〉》（《国文月刊》1945.12）和其他散见于唐诗文研究论文中。李嘉言当有回复告诉朱先生。信已佚。

朱自清给李嘉言的信四

1947年11月21日，朱自清致信李嘉言：

慎予仁弟惠鉴：日前寄一信，当可先到。寄信下一天接来信，谈起文学批评的课本。我在清华联大讲这一科，都是横剖的讲中国诗文评。我们来讲西方文学批评，恐怕吃力不讨好。我没有课本。现在若用课本，我想可以用开明印的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至于关于西洋文学批评的中文译著，除来信所举的以外，还有商务版某氏译文学批评之原理，嫌旧些。又傅东华译近代文学批评，很可参考。还有东方文库中似乎也有文学批评小册子一种，但都不易得到。祝好！

朱自清 十一、廿一

此信应写于1947年11月21日。时李嘉言在开封河南大学文学院开讲“文学批评”课，去信请教朱自清先生此课所用的课本和参考书。

从此信内容看，朱自清先生在此信之前不久，曾寄信给李嘉言，而“日前寄一信”之信迄未见，已佚。从时间上看当是信三（8月24日信）中询问李嘉言韩愈研究论著，李嘉言回信答复（当在9月中旬）后，朱自清再回复的信，当在10月。

另发现朱自清先生1947年10月18日（邮戳）自北平清华大学寄给李嘉言的信封一枚，到达开封落地邮戳为10月27日，

是航空信。当时解放战争将起，从北京到开封，1400里，航空信走了10天，算上发出和实际收到的时间当在十一二天。又从朱先生这两信写的时间看，并不是这个信封的配套设施。从朱先生来信内容推断，朱先生8月24、11月21两信之间，朱、李二位先生各有过两次信、共4封信的信往。其中第一封信（在9月），朱先生为教韩昌黎课垂询李嘉言韩愈研究的论著，李嘉言奉复；朱先生又寄了其中第二封信（内容不详，已佚），李嘉言收到后又予回复（当在10月），朱先生“又回了信”就是朱先生11月21日信中提到的“日前寄一信，当可先到”的这封信。由此可见，撇去以往不论，仅自李嘉言1947年8月至1947年11月，初受聘于旧河南大学3个月内，朱先生给李嘉言的信就有4封信（来往共计9封信）。内容主要是两人俱开新课，互相请益，关心问候。朱先生此时病体日重，去世前一年，二人交往之密，信任之深，感情之笃，迥异乎寻常。1947年李嘉言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名望日隆，已非当年吴下阿蒙，是其一因。而朱先生长者风范，学者情怀，亦可见其端倪。有人曾说朱先生对其学生李嘉言颇有芥蒂，事出1934年5月，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朱自清与当时的文学院院长蒋廷黻多次商定，辞退深受学生欢迎的专任讲师（相当于副教授）刘盼遂、讲师罗根泽，引起中文系四个年级全体同学一致反对。中文系全体同学多次开会推出代表5人：四年级的李嘉言（河南人）、许世瑛（浙江人，以上为六级）、三年级的陶光第（北平人，七级）、二年级的董同和（江苏人）、刘述其（湖南人，以上八

□ 史料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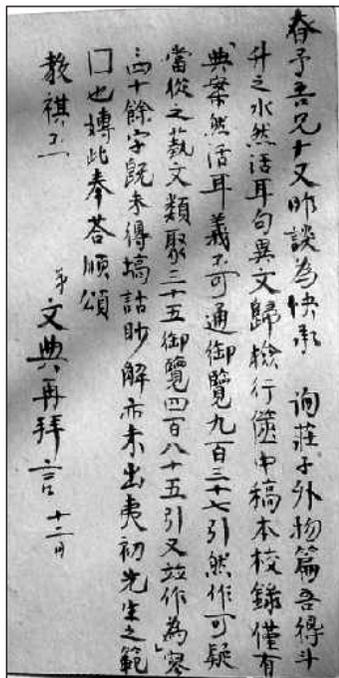
级)，5月19日晨面陈朱自清，5月21日面陈蒋廷黻，力挽刘盼遂留任，遭拒，遂上书校聘任委员会，请求挽留刘盼遂。刘盼遂与李嘉言为同乡，1928年6月刘盼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受聘于河南编译馆并兼任河南大学教职，是时在河南大学读书的李嘉言业师。在清华时，河南籍学生都与刘盼遂交往颇密。在清华大学去刘挽刘的事件中，李嘉言是首倡并推澜者。而上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挽留刘盼遂的公函，即出自李嘉言之手笔。在此函中，言辞甚厉，对比讽刺中，确刺疼清华中文系的某些人，颇引起朱先生不悦。朱先生6月份曾宴请中文系学生数人，并与5人代表中的某君多年交往密切，得以探知内情，故有迁怨于李嘉言意。此事详情已很难稽验，即使工作交往中有隙，均为出于公心。而从几封信看，二人学业交流之真诚，关怀爱护之深情，尤令人感动。

刘文典给李嘉言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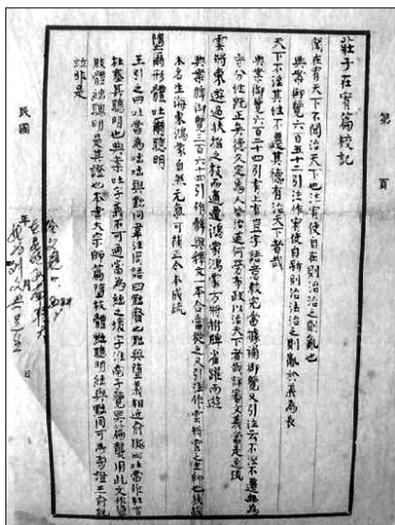
1939年1月12日，刘文典先生自昆明寄明信片给李嘉言，并附《庄子在宥篇校记》一笺，明信片背面文字如下：

春予吾兄左右昨谈为快承 询庄子外物篇
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句异文归检行篋中
稿本校录仅有 典案然活耳义不可通御览
九百三十七引然作可疑当从之艺文类聚
三十五御览四百八十五引又并作为 寥寥
四十余字既未得诂助解亦未出夷初先
生之范围也 博此奉答 顺颂
教祺不一

弟 文典再拜言 十二日



刘文典给李嘉言的明信片背面



刘文典给李嘉言的便笺《庄子·在宥篇校记》